

名家新作

去远方一小时

□ 王晓莉



生活悟语

一次早起

□ 安然

去年在上海当代音乐节上，有个对音乐家陈其钢的访谈。我在网上偶然刷到视频，非常珍惜地看完。陈其钢是世界知名作曲家，曾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音乐总监，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那首《我和你》，深邃优美，便出自他的手笔。陈其钢留法多年，蜚声海内外，暮年则因种种原因隐居浙江遂昌一书院，鲜少露面。此番出山，是为他的个人自传《悲喜同源》作宣传。他指名要播客主播曹柠来做这场现场访谈的主持人。“我常常听播客，也听你的播客。”在众人面前，病弱的陈先生对“90后”曹柠这样说。因面对大音乐家而正有点惴惴不安的曹柠，听到这句，想必内心放松不少。而手机屏幕前的我也不禁微笑。我恰好也是播客热爱者，几乎每天都要到“小宇宙”这个播客APP去听一会儿。当偶然发现与不相识的人拥有一个微小的共同爱好，那瞬间真是愉悦。

“播客”这件借助互联网生长起来的事物，孤陋寡闻的我去年才真正了解。有次读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里面有个播客链接，就随意点开，是两个人在聊天。一位主播，一位是节目请来的嘉宾。她们在聊的话题是航海与登山，涉及天气、装备以及队友。这恰好是我极其生疏，又因生疏而更向往、更感兴趣的领域。就一路听下去。嘉宾是个女生，体质弱，又有喜欢挑战的性格。城市生活对她没什么吸引力，于是就跟了教练去学航海。“我本来是会很晕船的，出海第一天，真的晕了船。但是第二天，就没事了。后来我甚至可以和老水手一样在甲板上切菜做饭。”她说。我自己是晕车“老手”，不禁想：“啊，晕船(车)为什么这样容易就解决了？奥秘何在？”非常新奇，恨不得也参与采访一

下嘉宾，讨个方法。主持人则提到她的芭蕾舞教练在提示学员正确动作时曾经有过的一个形容：“想象你是在用你的脚尖从地上把蜂蜜捡起来。”我被这个句子“砸”到了，以至于有几分钟一直在回味而无法专心听后面的内容——写作多年的人，屡屡寻找而不得的，正是这样美妙的感受。两位对话者的声音也令我沉浸。虽然与广播电台专业播音员不好类比，但都很有特点。主持人诚挚、公允，不带偏见与话语“霸权”，嘉宾则低调、温柔，斟字酌句。我担心节目很快结束，不时去看下节目倒计时。这种舍不得听完某个节目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好的第一印象，是老教堂的雕花玻璃大窗。人从外面看见那样斑斓奇幻的色彩，繁复又精妙的几何结构，不被吸引进去是不可能的。第一次聆听我进了播客这个“小宇宙”。播客里什么主题什么知识都有，只要有听的时间，完全就是一百万尾鱼随便你钓的感觉。而且播客适合用眼过度者，播客适合长途散步者——等于就是说适合我。除了极累，我是个数年来每晚雷打不动围湖散步的人。自从热衷播客，我每天都盼望散步的那个小时早早到来。出门前必检索的东西，除了钥匙、手机，也加了一样播客必备的物件：耳机。把耳机塞上，屏蔽掉噪音。幽邃的夜色里，三五成群的人与我擦肩，红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摩托车呼啸而过，天上常常都有明亮得简直不能直视的月亮，池沼里当然蛙鸣不歇。但这些都让我忽略，只让耳朵从一个播客到下一个播客，听一个又一个声音清晰述说他们的种种遭际，幽默或是伤感；又听种种自己熟悉或陌生的话题，例如

文学奖变化、过气的流行音乐歌手现状，也有“这次吵架没发挥好”“年轻人社恐是不是好事”诸如此类的生活话题。不管无聊或是有益，每天这一个小时，对我变得重要，我成了完全不用发声却可以参与、探讨各种各样话题的人。

若是追着某一个播客听，那多半是折服于播客的主持人，为他们的魅力与个性征服。鲁豫在播客有档系列节目叫“岩中花述”，已经做到第三季才被我挖掘到，目前是我的宝藏节目。詹青云、演员马伊琍、翻译家陈英……鲁豫访谈一位又一位女性，请她们讲述行业经验、成败得失、对过去以及未来的省思与预判。嘉宾所讲皆是常年积累，有如传经送宝，鲁豫则谈吐得体，思维与思想也完全追得上对面的嘉宾，并不会有一半因头脑单薄无知而产生的失语。这其实并不容易做到。从前我也看鲁豫的节目，她总是在电视里访问娱乐明星，坐姿端庄，衣饰精美，身材苗条到让人觉得营养不良，嘻嘻哈哈中节目就过去了。在播客这种形式里再遇到鲁豫，我好像重新认识了一个主持人。她其实有不同于，或者说高于一般人的修养与头脑——在从前的节目里，这一点并未得到应有的显现。而将自己的形象隐于幕后，只令声音出现之时，鲁豫更深邃的一面竟很快就凸显出来。这印证一个说法：人只有从“被看”的状态、心态中解放出来，抛弃讨好和迎合，全然与自己在一起之后，他的身心自由才真正开始到来。

另一个宝藏播客，与契诃夫有关。有天晚上在湖边散步，偶然想起白天读的一篇契诃夫小说还没有读完。何不在播客里搜一搜？我想。于是就着身旁一架自

助售卖机透出的光亮，在APP里输入“契诃夫”三字。屏幕很快出来一行与契诃夫有关的播客节目。随手点一个进去，是一位不知何方的女性对契诃夫作品的专门朗读。就选了篇叫做《嫁妆》的短篇小说听起来。听完我悲从中来。百年来，无论中外，就像《嫁妆》中那对几十年不停做着嫁妆，却从不迈出那幢破旧小屋的母女一样，人往往自愿用一些物、一些理念、一些虚幻想去捆绑自己、欺骗自己。人性并无两样。契诃夫真可以说是以一支通透的笔贯穿古今。声音即人，这位女性朗读者音色透亮，语速不疾不徐，与契诃夫清澈的气质、尊重一切生命与事物的态度甚是吻合。她播客订户数少，只有两位数，真正的美总是知音不多的。我立即点“订阅读”按键，以防在茫茫播客之海中与之走失。

如此，每晚戴着耳机，在湖边转。湖边总有女人牵着小狗；孩子骑小童车来来回回，今儿是男孩，明儿是女孩；一名像侏儒一样身高的管理人员总在那个钟点用路边水龙头的水擦澡，他看上去有些沉默和孤独，然而也很自得。而这些都是我的背景。我的耳朵是一个、两个或三个我自己经过筛选之后保留下来的美妙声音。我正与它们结伴，它们助我神游。由此我找到一种每天“去远方一小时”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对我的胃口。我根本不必在热得鸡蛋几乎可以自熟的炎夏，拖着双腿去到某个人们喜欢蜂拥而至的地方。那种可以想象得出其过程及结局的物理移动，也许并不如我用一根耳机线连接的声音的宇宙。而且在这个时间，我就像夜色里的植物，被滋养，在打开，并未停止生长。

某个早晨，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醒来太早，他在《记忆看见我》中，写下了耐人寻味的诗行：六月的一个早晨，醒来太早/但返回梦里为时已晚。

呵呵，这人间，万千枕上多少好梦，都夭折在了“醒来太早”。但是如此遗憾的早醒，可能也意味着在现实中圆另一个梦。

一天夜里，我在羊狮寨做了一个好梦。先是经过一块玉米地，一个面目模糊的瘦高男人，喊我一起摘玉米。不及看清他的样子，木屋长廊上一阵响动，梦断了。来客可能是硕鼠，也可能是松鼠。然后起了山风，风力不大不小，风声送我安然续梦——原来我是走在瓦尔登湖森林中，那个男人名叫梭罗。

下集的梦中我很激动，激动得没把梦做完。醒来很后悔没说出来，没告诉梭罗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有多高。连忙合眼再睡，打算接着梦，然而不成，全没了睡意。看看时间，四点零五分。空间还是那个空间，时间却意外地裂开一个口子，身心悬置在“太早和大晚”的缝隙里，睡与不睡，两相作难。想起梭罗在作品中多次说过的一句话：“像黎明一样美好”。

这是罗霄山脉北支的崇山峻岭，我在山上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多次想象过黎明时分穿行大峡谷的壮举，又总是破灭了胆量不足。听到各种和大山打交道的经验之谈，有一点总是反复被强调：哪怕你对山再熟悉，哪怕是大白天，一个人也绝对不能在山里乱走。这个告诫，让我错过了多个可能。比之白天，黎明前的黑暗更是非常考验胆量，谁知道黑暗里藏着大山的什么阴谋呢？我再怎么爱做大梦，也没能力把自己变成无畏金刚。

这一回，看来是梭罗来给我提胆壮行了。玉米既已摘不成，那就听从他的召唤，到黎明的怀抱中去。

一道南北走向的山脉，横卧在木屋和山谷中间。清晨四点多，星星已然寥落，黎明却还在酣眠，天地混沌，山林黑黢黢的。借着手机微光，出木屋，下几百个台阶，又上几百个台阶，翻过山梁，进了山谷。

伫立在山口，深呼吸，再深呼吸，这平生从没有过的一次早起，不亚于一次大冒险。我第一次发现，比之光明，黑暗会让事物迅速膨胀。白天非常熟悉的大峡谷，这一刻在眼中顿然失了边界，变得无边无际。同样的，我那小小的胆量，也因与黑暗合体而壮大许多。怕到极致，反而不好吧。好在，在巨大的事物里安放肉身，在无边的黑暗里测试胆魄，在深沉的静谧里倾听心灵，这些，皆是我的渴望。没有退路，只能拎着一颗孤胆前行。

三五分钟后，西边山岭上，一轮月亮破云而现，拂照着山林万物。原本冥暗昏沉的山谷，瞬间泻满银光。我精神大振：好人品，连月亮都跑来壮行了！在这样一个庄重的时辰里，这颗伟大的星球上，可曾有第二个人如我一般，在友好的月光护佑下，独步于远离人寰的高山之巅？

多年后，在滚滚尘烟中回忆起这一幕，我依旧惊佩于这份不可重来的孤绝勇猛！也许，恐怖之神拿散魂而简单的灵魂是没有办法的：抱定对自然的朝圣之心，她无畏不惧，成为一个在高山深谷戴月独行的女壮士。

月光铺满山谷。栈道迂回曲折，外凸处月光明亮；内凹处，则有几分薄暗；在某些路段，月亮透过树木的枝丫，洒下碎碎银光，我踏月轻轻，一步一步犹如清莲徐开。氛围神圣又贞静，心情富足得如同繁花：一瓣是浪漫，两瓣是感恩，三瓣是喜乐……打住，世间的语言哪里可以准确名状一个人私有的伟大黎明？

在这黎明，我知道最早醒来的不是小鸟，而是山虫。不到五点，它们就在山道边的灌木丛中低声吟唱。雄虫努力振动着双翅，在破晓之前唱着无字情歌，而雌虫在睡梦里醒来，和我一样，听得似真似喜。夜露很重，一滴一滴，从各种草木的叶尖上滴落。这些最早的响动，预示着山林万物正在苏醒，充满生机的白昼即将到来。

月光真是友好，它一直抚着我走到石云峰下，才在云中隐身而去。山路右侧，传出扑棱棱的声音，一阵一阵，又起又息。循声望去，林中草木兀兀，想来是我以为不以为意的足音，惊扰了早起觅食的野鸡和白鹇。而更多林中动物，此刻或正竖起耳朵默默对我窥探吧。

山露打湿了鞋和裤脚，待我又一次翻过山梁，站在东边山崖下时，黎明的第一道光，呼啦一下从遥远的地平线漫了上来，它打亮了山崖，也照亮了我，平生第一回，我真的站在黎明怀抱里了。这个完整的黎明，它不属于地球上的任何人，独属于我自己。

少顷，画眉起床了，第一声鸟鸣在林中响起。曙光更亮了些。我在梭罗“陪伴”下，亲眼见证了夜与昼的无缝交接，见证了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

此刻，我端坐城中，犹坐岁月彼岸。打量这次早起，我骄傲地意识到：那个在自然怀抱中生长出来的故事，是我自己生命册里一张发亮的页码，它的光，“像黎明一样美好”。

滕阁听风



南昌的桥

□ 吴华

南昌，赣江穿城而过，因水而荣、缘水而兴。因赣江，南昌的桥历史地存在，如同一本敞开的史书。

南昌赣江上的第一座桥是八一大桥。八一大桥原称“中正桥”，于1936年建成。1949年5月2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其后，政府两次对大桥进行修葺、改建，并更名为“八一大桥”。1987年7月间，父亲带我坐3个小时的车到南昌参加面试，第一次途经八一大桥。当时，进南昌城除了八一大桥外，还有座1963年6月建成、被称为京九大动脉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赣江大桥，因地理位置和功能所限，在公路交通方面赣江大桥不属于主干桥。那时的八一大桥桥身只有10米宽，却是进出南昌城的公路主干桥，我一走上八一大桥，就感觉到眼花缭乱。后来三年，我在南昌读书，每逢学校组织到郊外活动、每个学期回家都要经过八一大桥。1990年毕业后，我分配到县里乡镇工作，就很少有机会与八一大桥见面了。一直到2003年调南昌工作后，才又经常见到八一大桥。不过这时的八一大桥，是1998年建成的新桥，旧桥已被水下爆破拆除。新八一大桥主桥采用双塔塔桥跨型结构，主塔塔高103米，桥面宽28米。桥北岸是一对铜铸的雄狮，南岸是汉白玉雕刻的白猫和花岗岩雕刻的黑猫，黑猫脚下抓着一只老鼠。关于“白猫黑猫”的故事，据说是呼应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对接“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体现“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这在当时，反映了江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具有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八一大桥上的“白猫黑猫”，把这段历史的记忆留给了后人。

2003年的南昌赣江上，还有豫章大桥、南昌大桥，并启动了生米大桥的建设，把南昌老城区与南昌县蒋巷镇、新建县(今新建区)生米镇及红谷滩新区(今红谷滩区)连成一片，附近郊县的老百姓跨出门就近南昌城的愿望正一步步实现。由于桥的连接，“城里人”“乡下人”的意识逐渐模糊了。

转眼间，我在南昌工作了21年。随着南昌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发达，南昌赣江上又增加了英雄大桥、东新赣江特大桥(铁路桥)、朝阳大桥、富山赣江特大桥。尤其是2021年以来，开工建设了复兴大桥、洪州大桥、隆兴大桥，体量之大、工艺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复兴大桥全长4.7公里，桥面宽42.8米，采用双向八车道并设单独过江慢行系统，凸显南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自然景观。洪州大桥为自锚式悬索桥，最大跨径252米，门塔造型采用“昌”字结构，寓意繁荣昌盛。隆兴大桥于2022年11月21日动工，是一座集高速铁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道为一体的大跨度公路铁路复合建桥梁，是世界首座设计时速350公里多功能公路铁路混合建桥梁。2023年12月31日，南昌在复兴大桥上举行“走复兴大桥，看南昌变化”迎新健步行活动；今年6月15日，又在刚建成的洪州大桥上举行“运动炫酷南昌，万人骑行夜跑”活动。两项活动，吸引国内外近11万名体育爱好者与南昌市民互动，新老朋友相遇桥上，击掌拍照打卡，一起感受古典与新潮、传统与创新的桥文化，感受立体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协奏曲。

春华秋实，物物丰成。站在赣江边的滕王阁上，穿过桥的身影，远远望去，南昌未来科学城正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在省会引领战略的带动下，南昌正加快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交通、未来健康、未来材料，正随着桥的连通，打破时空走向更加文明美好的未来。

(配图图为复兴大桥，本报全媒体记者史港泽摄)

心香一瓣

乳泉小记

□ 汪明宇

几天前从乳泉打来的水，快喝完了。

到乳泉打水的人很多，特别是白天，我每次去都要排队。几天前去打水，前头一个人打了三大桶，说是用泉水去酿酒。泉水一时跟不上，水一下子浅了下去。泉眼那口塘里的水，夹带着飘浮物，倒流进泉眼。下一位打水的人，只好等泉眼水位高出水塘，让飘浮物回流后再向泉眼取水。

昨晚便想，明天打水，一定要趁早。夜里没睡安稳，老怕睡过了头，还做了一个梦：乳泉之上突发山洪，洪水挟带着泥土倾泻而下，填满了山沟，淹了路，淹了乳泉……

醒来不到五时，天还没大亮。车出婺源县城，偶尔看到一两个晨练的人。去住思口镇的路上，雾渐渐加重，行驶近20分钟，快到思口镇镇政府所在地，天也渐渐亮了。

乳泉就在公路边。从公路下到乳泉，不过几丈远。一块刻有“乳泉”的石碑立在泉边。泉眼嵌进石缝里，呈“口”字状，上方垒起的石块上长满了青苔；“口”外连着小水塘，水塘外接着一条小圳。泉水外溢至水塘，水塘之水经水圳流进小坑，再穿过公路，汇入河中。

天完全亮了，石碑边上插着一根竹棒，竹棒上挂着两个塑料勺子及一个漏斗。其中一个勺子上写着“李正”。

我是这天第一个来到乳泉的人。泉水异常清澈。我享受着清晨的山光水色，享受着清凉袭人的泉水气息。

到乳泉打水，是今年年初开始的。之前都到超市买水吃，后来听说思口有口乳泉，水非常好，有人拿去化验，结果显示，乳泉水不仅远超饮用水标准，还含有很多对人的健康有益的矿物质。

依着熟人的指点寻到乳泉，初看碑刻，“乳泉”二字描了红，显然是后人笔，便以为这“乳泉”之名，并非自古有之。

名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水好。来乳泉打水的人络绎不绝，有走路的，有骑车的，更多是开车来的；有附近村庄的，有过路的，有专程从城里赶来的。一次打上十几桶的，大有人在。镇上工地做事的工人，到乳泉装一瓶泉水，站在泉边，先喝个饱，然后再续满一瓶上工去；还有拿几个热水瓶来装的，他们说，这水甜，不用烧，直接喝味道更好。

前几天到乳泉打水，泉边并没有预备勺子和漏斗。听打水的人说，原来都有勺子搁在泉边，却不知被谁拿走了。尽管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坚持做好事。有人在李正的视频留言：“刚到乳泉打了水，多亏你留下的勺子。谢谢你，李正兄弟。”李正回复说，在勺子上写字，并不是显摆，而是让有顺手牵羊习惯

的人不好意思拿它。这不免让人想起一个在婺源流传很广的故事：婺源和安徽交界的浙源乡有一条岭，叫浙岭，过去岭上有一块碑、一个亭，碑上刻有“吴楚分源”四字，亭边有一眼水，亭内有一个老婆婆，姓方，过岭的人都叫她方婆。方婆每天在亭里烧茶给客人喝。后来方婆去世了，泉水旁，就一直放着竹筒竹勺。人们来到亭里歇脚，喝着清甜可口的泉水，就会想到方婆。现在，乳泉边上还有浙岭遗风，算是乳泉另一道风景了。

来乳泉次数多了，听到的事就多起来。有人说，泉水之上原来有六户人家，叫六家队。因为交通不方便，便陆续搬了出来，山里没人进出。又有人说，不是生产队的队，而是春米的碓，叫六家碓——虽然只有六家人，却有一个碓，外村的人常到这里来春米。六家碓有个传说：一年大旱，河里的水都干了，村民只有到河床上舀死水喝。这天来了一个外乡客，想看看六家碓的人情如何，进到一家讨水喝。这户人家有个老婆婆，看到客人唇干舌燥的，就端出一碗水，又在水里放了一块红糖，递给客人手上。客人问为什么要放红糖，老婆婆说，这水是死水，不放糖难喝。客人为之动容，说，其实村口是有眼水的，也很甜，只是你们没发现罢了。老婆婆叫上村里其他人，跟着客人来到村口。客人指着一处说，把竖着的石头敲掉一半，就有水了。村人照着做，果然一眼泉水流出来，掬水而饮，如石之乳、树之汁，甘美清冽，再顺手抽掉一块底石，泉水就流进了一个浅坑里，变成了一口塘。村人惊喜不已，再寻客人，客人已不知去向。细看泉水与水塘，俨然是个“吕”字，村人因此猜测：来人莫非吕洞宾。

故事犹如乳泉，品之回味无穷。传说归传说，有心人还是从一处祖谱上看到了那张六家碓的地图，上面显示，从古代至今，这眼泉一直叫乳泉。

乳泉出幽谷，“甘以充茗饮，清可沁心目”。天下叫乳泉的地方很多，有的名气还很大，唯独思口乳泉，史料并无记载，盖因过去交通不便，县域之内山清水秀、泉水众多之故。现在距乳泉一步之遥便是柏油路，交通便利，车辆络绎不绝，大道之旁涌一眼清泉，在现代生活里，是何等奢侈的存在！不过，过去是一山养六家，现在是一泉万众取，乳泉能承此重负吗？这是每位来乳泉取水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离开乳泉，又遇到几班赶早取水的人。或许是我多虑了，山高不言，泉涌无声，只要青山在，就一定会有泉水，吐出乳汁，养育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



第 2328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